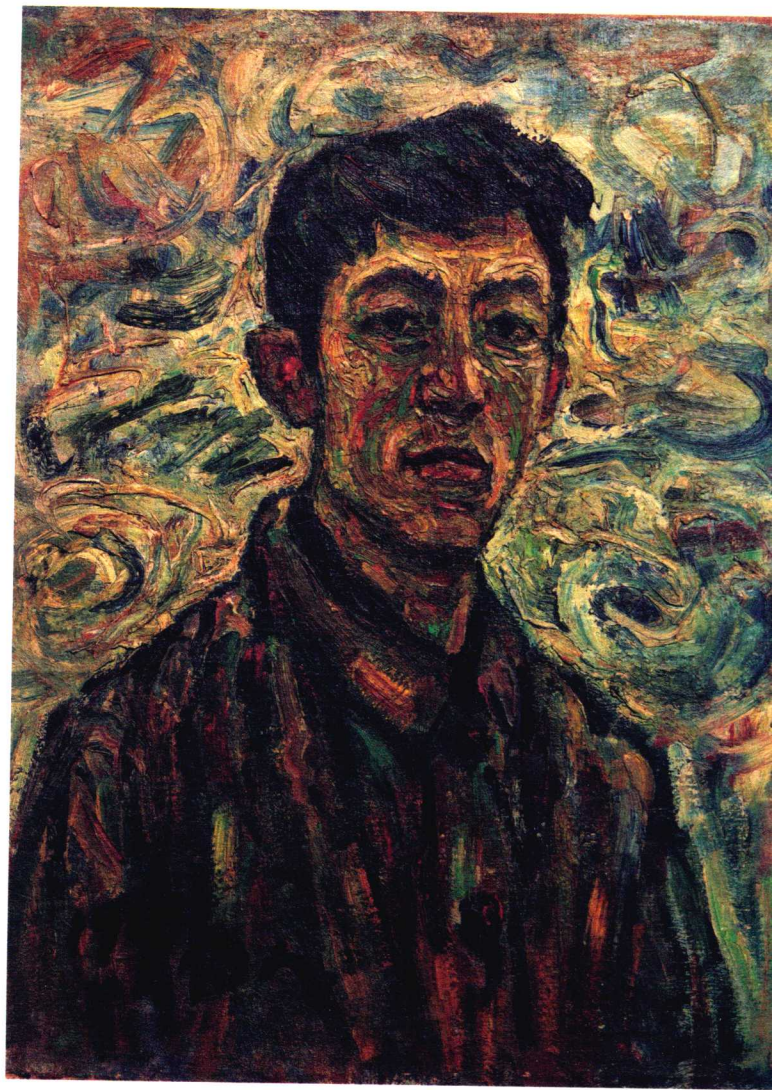


丁  
曦  
林

著



# 激情不灭

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



丁  
曦  
林  
著

# 激情不灭

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激情不灭：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 / 丁曦林著. — 北京：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5.8  
ISBN 978 - 7 - 108 - 05384 - 8

I. ①激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陈钧德 - 生平事迹  
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8368 号

责任编辑 徐国强 李 佳

装帧设计 康 健

责任印制 徐 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[www.sdxjpc.com](http://www.sdxjpc.com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25

字 数 238 千字 彩插 24 面

印 数 0,001 - 7,000 册

定 价 5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# 目 录

01 引 子

10 第一章 启蒙时代

家传影响 / 老师、大哥、死党

24 第二章 青春向往

考前质疑 / 名师荟萃 / 手抄本 / 右派教授 / 寄居山墙

54 第三章 军旅迷惘

文工团 / 失恋 / 我是逃兵吗 / 路在何方

79 第四章 初遇大师

林风眠的“残缺美” / 刘海粟的“空气” / 自画像 / 小金

104 第五章 热恋罗兆莲

闺秀 / 天空里的摄像头

- 119      第六章 “文革”岁月  
恩师落难 / 血和泪
- 137      第七章 工厂流浪  
自行“结婚” / 寂寞、疲惫、冥想 / 关良的“阁楼” / 时来运转
- 163      第八章 回到母校  
做个好老师 / 远离“红光亮”
- 177      第九章 解冻  
上海的早晨 / 普希金铜像 / 拜见张伯驹 / 四人画展
- 192      第十章 自我革命  
市场漂泊 / “杀死”作品
- 207      第十一章 淡定“八五新潮”  
如何画下去 / 精神回归
- 220      第十二章 学会风波  
声誉日隆 / 可笑的公文包
- 232      第十三章 “女人体”  
争议不休 / 阿佛罗狄忒
- 240      第十四章 “山林云水图”  
三元素 / 思想的舞蹈 / 神秘来客

- 251      第十五章   体制内外  
罢课出走 / 驻校艺术家 / 一个人的旅行
- 266      第十六章   激情不灭  
写意交响乐 / 生与死 / 自由意志
- 280      第十七章   不是结尾
- 285      跋

## 引 子

叙述这位画家的故事之前，我先得啰唆几句“油画”。

油画是什么？许多人第一反应是：视觉艺术。不错，当然是。但是，当你意识到它与铁路、电灯、自来水、有轨电车、电话、公园、电影院、交响乐团、西餐馆等等一样，作为曾经的“舶来品”，有力地推动了上海从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跨越时，你会恍然，噢，原来油画还是后人引以为傲的中国“现代化进程”中的“最斑斓的力量”。的确如此。

当然，油画的传奇身份远不止这些。

它是一种普世性语言。它既是艺术文献，又是生活镜子，也是财富象征。它看似一张纸，一块板，却能富可敌国，价值连城。它还能成为国家名片乃至外交使者。

《蒙娜丽莎》就是如此。她对法国的意义，绝不只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，也是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化象征，她曾经是帮助戴高乐和肯尼迪缓解法国与美国分歧的“外交使者”。1960年代，昵称“莎莎”的这位四百五十岁高龄、生活在卢浮宫墙壁上的艺术巨星，带着她的神

秘微笑横渡大西洋，抵达美国，受到美国的盛情款待。美国副总统亲自去机场迎接，全美国报章给予热情洋溢的报道，数百万美国民众纷纷前往亲睹芳泽。由于“莎莎”充当了“冷战”高峰时期的外交利器，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，她的亲善出使，成为国际政治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2014年，莫奈的《睡莲》携带它的姐妹作飞抵上海，“你去看了吗”成了街头巷尾的问候语，油画成为都市气质和生活的重要元素，也就远不是“一幅画”那么简单了。

油画最初被叫做西画，传入中国迄今不过百年有余。

西画的悠悠百年，像一条辽阔大河，时而奔突，时而滞缓，许多艺术家就在这条岁月河上，漂移、浮沉、嬗变、冲撞、融合，构成了中国式的波澜壮阔的奇观。

上海，是外来现代文明大潮冲击乡村中国的前滩阵地。多少时髦的新经济、新生活，包括现代意义上的银行、医院、报纸、照相馆、咖啡馆，甚至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老虎窗、火柴、肥皂、化妆品等等，均由这里形成风潮后，再辐射内地。西画流行也如出一辙。

1860年，西方列强踏入上海“自由传教”，天主教教士范廷佐、马义谷等在土山湾建立工艺工场，即土山湾画馆，那时起中国人开始接触素描、油画、水彩和版画的训练。

而头一个创办西洋画专修机构的，是个名叫周湘的人。他在中国油画史上占据这个“第一”，是因为他当年敢为天下先，于上海法租界南诸家桥一个石库门弄堂里，创办了“中西图画函授学堂”，据史料记载，开学仪式上，众多社会名流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吴稚晖等均到场祝贺；中国本土第一代大名鼎鼎的油画家，譬如丁悚、张聿光、汪亚尘、陈抱一、刘海粟、乌始光等，都就读于这所学堂。它是西画在中国萌芽期的标志，也可谓中国油画的“摇篮”。



此后，第一批留洋研习西画归国的艺术家聚集上海，纷纷办学办展撰文研讨，掀起了西画在中国的一波波浪潮，最有影响的，当数李叔同、林风眠、刘海粟、徐悲鸿了。

李叔同是19世纪著名的“80后”，也是中国“第一代”油画家中角色最为复杂、经历最为传奇的艺术家。他早年风流，晚年皈依佛门，参与传播西画为时短暂，却是西画传入中国的先行者。相比之下，林风眠、刘海粟、徐悲鸿所做的贡献要大得多，由于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，他们既是传播西方传统艺术的“盗火”英雄，又是立足中国文化孜孜探求西画本土化的苦修行僧。他们很早就鲜明地主张中西融合，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，这真是很“牛”，他们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国化的真正教父。作为西方文化表征的油画，与中国文化审美发生“同化”，在中国“第一代”油画家那里已经显示勃勃生机，出现了酣畅淋漓的笔性、高度简括的线条、肆意夸张的色彩，使得世界油画史上开始出现一个“中国体系”！

当然，油画，作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的流传并非波澜不惊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际，中国艺术格局发生大洗牌，传统艺术一度惨遭摧枯拉朽的命运，现代派艺术红极一时，西画风头似乎首度超越传统书画，极受新派达官贵人、社会名流的追捧，到了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骤起，西画的命运转入一波三折，历经了困顿和险阻。

说到这儿，得说说我叙述的艺术家了。我关注他，出自思考的乐趣。我对他的成长史，他的艺术观、性爱观、财富观乃至他的文化精神，他与时代、社会甚至意识形态的关系，都充满着好奇。的确，在我看来，他是少有的杰出艺术家，他纯粹又复杂，超俗又现实，个性极其鲜明，趣味和感觉非常特别。他不像梵高——生存状态如同农民，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的唯一诱惑就是绘画，画画是梵高生命

的全部，他处在狂热而人格分裂的状态下，追逐光色变化的奇妙瞬间，以怪异、癫狂的“太阳恋人”形象不朽于世；他也不像安迪·沃霍尔——颠覆传统的纯手工制作，在工厂流水线里打造波普和观念艺术，代表着美国“二战”以后新崛起一代的艺术消费态度；他更不像杜尚——嘲笑人类的传统审美，惊世骇俗地为传世名作《蒙娜丽莎》添画胡子，还将日常生活中的男用小便池当作自己的作品送出参展。

放眼世界，他经历曲折，却算不上跌宕起伏，他个性极端，却没有痞到留长发、着奇装、吸大麻、反审美的放荡不羁的程度，他的作品从未被真正冠以“某某派”“某某主义”，但在我看来，他的艺术成长史，完整地体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在中国的流变史；他的个人命运，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在东方国度的境遇，真可谓是荣辱与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作品，尽管使用的是无国界的油画语言，但悬挂在世界油画家作品的行列中毫不逊色，而且辨识度越来越清晰，让人一眼就能认出，噢，“This is China！”“中国油画！”

但对他的评价，我一人说了不算。你们看完这本书，看了他的艺术主张和生命哲学，了解他对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贡献，自然就会产生属于自己的结论。

西画刚刚登陆东方古国引发一股风潮时，面目已非装束优雅、纤毫毕现的古典模样，而是光怪陆离、搞怪变形的现代主义。确切地说，印象派、后印象派、野兽派、立体派、抽象派等等，才是中国油画百年长河的源头。饱受西方滋养的前辈大师，如林风眠、刘海粟、吴大羽等，早就狂热于研习西方现代主义艺术，并极力倡导中西融合的探索。1930年代初，以“艺术运动社”“决澜社”为代表的一批现代画家，以狂飙运动冲破画坛的庸俗陈腐，掀起新兴艺术运动，进一步推动了西画在内地的影响。1937年，随着日本入侵中国，西画的命运与民族沦丧中的救亡图存捆在一起，短时间内面貌发生骤变；抗

战胜利后，中国陷入了混乱内战，艺术家颠沛流离，导致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在中国的发展时急时徐，时顺时逆。至1949年，这股大潮形成了分流，追随林风眠、刘海粟等纯粹欧美日留学派倡导中西融合道路的一脉，如赵无极、朱德群、潘玉良、常玉等，转回法国继续探索，在国际画坛发出璀璨光芒。而大部分人，包括林风眠、刘海粟、吴大羽、关良等，在苏俄写实主义独霸艺坛的中国内地，饱受动荡和摧残，及至“文革”，这一正宗遗脉，沦落成了上海滩个别冷寂公寓里的“地下文化”。

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在中国遭遇全面封杀的黑暗时期，恰恰也是本书主人公得到林风眠、刘海粟、关良、颜文樑等“第一代”油画家私授最多、暗自引导他延续探索和发展的时期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他，天赋卓著，对莫奈、雷诺阿、西斯莱、毕沙罗、塞尚、马蒂斯、德加等在色彩、构图、光影处理等方面的理解和把握，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锐度和深度。罕见的机缘，又让他有幸受到几位老一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，结合他自身桀骜不驯式的个人奋斗，随着时间积淀，他的艺术显示出既与前辈一脉相承，也在多方面实现了独创或超越的风格。他的抒情写意风格，美得罕有匹敌，连印刷专家也惊叹“他的色彩很难逼真地复制”。他将东方深厚的文人情怀、清高精神与西方艺术家常有的狂热和钻研，浑融于自身，将西方表现派、野兽派的夸张奔放与中国文人画的气韵神采奇妙地融合，画面纯净如洗，色彩明亮奇崛，构筑了一座奇幻的精神楼宇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艺术性格。

但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几乎一直是孤独的、边缘的。在非常曲折的绘画道路上，他经历了无数磨难，他怀着理想主义、浪漫主义的精神，排除各种干扰，将绘画视作“一个人的战役”，做色彩的将军、线条的统帅，迎战各种困难，独自面对胜负。他借画述心，酣畅淋漓地表现了一个艺术家自我的情绪、思想和人格，其实已经赢得了一场

场战役，但他永不满足。

快八十岁了，他仍旧激情不灭，奋斗不止。

人，本质上都是孤独的，身为画家，要承受孤独中的孤独，从他选择了绘画为生那一天，就注定了。他要么在家画画做宅男，要么出门创作写生做旅者，本质上都孤独。

幸运的是，他从来不害怕孤独，甚至享受孤独，与孤独成了患难之交。他带着画布、带着油彩，征战在“一个人的旅途”，这样的旅途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，至今，他仍旧不知疲倦地“在路上”。当然，如今的他，早已度过了青年时代的艰难困顿，他每年遍游世界，无论纽约、巴黎、伦敦等大城市，还是卢塞恩、海德堡、马赛、威尼斯、克鲁姆洛夫、德布勒森、卑尔根、洛桑、塔林、冲绳等中小城市，他醉心于一个人旅途中的美的发现，他说：“即便我有一百双手，也画不尽人世间的。大千世界，美无处不有！”

中国的、欧美的，一些小城，诱惑着他一去再去，被他尽情地描绘和表现，成为他寄寓心灵的桃花源。他画的是在世界各地发现的美景，抒发的是中国艺术家才有的写意精神和超现实的美感，他的油画、油画棒画、钢笔速写等具有难以抵挡的魅力，令人喜爱和迷恋。

随着名气越来越大，他的作品广为人知，越来越多的人想结识他，接近他，他害怕了，不耐烦了，往往表现出拒人千里之外的“冷淡”。他说，老天爷给予每个人的光阴大致是相同的，我只能将所剩不多的时间，尽可能多地留给自己钟爱的绘画。他不想也不屑理会绘画以外的纷繁事物，拒绝与俗者为伍，宁缺毋滥，固守着自己很小的圈子，以致他身上仿佛裹着一副坚硬的壳，外人看他，越来越像个谜，无法窥清他的内奥。

其实呢，他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活得简单至极，绘画是生活，生

活是绘画。他身上之所以有一股迷人有趣，与异秉、涵养交织的东西，概括之，就是身为艺术家的纯粹！当一个人对一事物、一项工作，热爱到了融入血液、缺它不可的地步，要不想纯粹，也难了。

杜尚说，“艺术是类似吸毒的瘾”。他说，“绘画是激情与心灵的碰撞”。他与杜尚的道路迥然不同，艺术感知却相近相通，创作给予的愉悦，反射到了生理、心理等各个层面。

他走在路上，眼睛所看到的，常常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实体，而是图形、色彩、线条。即便看一幅作品，或看一片景色，他也不止有视觉反应，听觉、嗅觉、触觉也都不请自到，甚至还会致幻。他不赞同杜尚所说“艺术是毒品”，他说艺术给每个人的感觉不尽相同，艺术很难描述，像阳光、像空气，又完全不同质，据他的生命体验，艺术是将一个人引入到别人无法一同感知的镜像里的旅途。听起来话儿有点拗，但他的幸福和快乐就这么简单：

永远源自思想在画布上的旅行，从一张白纸或一幅白布开始，随着笔触和色彩徐徐展开，于绘画过程中，抵达思想和激情的彼岸。

他是上海人，祖籍浙江宁波镇海，根却在上海的土壤里伸展得很深。出生在繁荣又正在战乱中的上海，他从小有颗异常敏感的心，性格直率，独来独往。青少年时代受东西方文明冲撞的洗礼，经历了1949年前后两个迥异的时代，自读大学起，饱经时代的跌宕起伏，其间，他穿过军装，做过工人，在研究所工作过，做了上海戏剧学院教授，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艺术家。曾经有过的所有职业，于他而言，都是时代和生活强加给他的“生存的代价”。他真正迷恋的、醉心的，除了绘画还是绘画，颜料、画布、画具构成了他的一个人的王国，他的私人领地。他不攀权势，不喜派对，不嗜烟酒，习惯了独

自绘画，沉思默想；他成名后，中外画商纷至沓来，他不习惯也不擅长与商人亲近，故而守着矜持，保持距离，坚辞资本或机构的介入炒作；他对网络、手机等e时代生活敬而远之，大凡时髦玩意儿都无法引诱他。他只沉溺于自己的世界，与色彩画布同舞蹈，同游戏，同远足，循环往复，不知疲倦。

1995年我首次拜访他时，他已经扬名四海了，上海、北京、香港、新加坡、东京、纽约，处处有他的粉丝。尽管大名鼎鼎，他倒没摆架子，亲切友善，谈兴甚浓。

他行为方式是独特的、淡定的，甚至是老派的。时下的人们平均每天要摸手机一百五十次左右，少了心里会不踏实，陈钧德笑谈“这是异化、病态”，他自个儿拒用手机而活得从容，丝毫不忌惮拒用电脑、手机、互联网等会影响生活。他的老派，还在于运动，喜欢在林中小路散步，经常是独自散步。他亲手种植了形态各异、大大小小的仙人掌。他喜欢陶俑、石雕、木雕等，书房里、画室里，摆得星罗棋布。他穿戴不讲究也不迁就，穿的都是太太或女儿替他买的，觉得舒服就穿，不喜欢的买了也拒穿。他与陌生人话语很少，遇到知音则很健谈，不乏真诚，富有魅力，让我常常体会到“交流的快乐”。我也看过他站在竖起的画布前作画，当他使用调色刀蘸上颜料，于画布上“沙沙沙”地飞舞时，神情严峻，两眼炯炯如灯。

后来，随着一次次的走近，他的往事碎片，连同他的艺术之魅，在我的头脑里积淀着，积淀着，久而久之便发酵了，醇厚了，最后像美酒般回味无穷。有了二十年交往的基础，当他知道我想写这本书时，他默许了。之后他接受了我无数次造访，以及无数次直截了当、无所顾忌、直抵人性的提问，他始终没有回避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即便尖锐、难堪，也从未不悦。他理解一个长期主持深度调查的媒体人的职业习惯。相反，他面对复杂提问时的各种笑，给了我深刻印象，笑时露出一排白而整齐的门牙，有时是孩子般的笑，有时是畅

怀的笑，有时是调皮的笑，有时是带讥讽的笑，还有好多次，是带着眼泪的苦笑。

中国绘画界早就有了他陈钧德一席之地，公众对他的成长经历和艺术主张却近乎一无所知，但他的艺术作品以及绘画主张所具有的魅力和价值，我想，时间将予以证明。

历史是个人的历史，个人是历史的个人。这是马克思有关个人理论的经典观点。

“每一个个人”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，是这位老人家的理论学说，特别是其“个人理论”的价值旨归。

毫无疑义，任何艺术家的个人成长史，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无法切割。

这也是我将陈钧德视作研究对象，采写这本书的思想和逻辑。

我力求从一座城市的历史、社会、文化等诸多方面，去探寻根由，与读者诸君分享我对一位真正艺术家的认识、理解和思考。我也笃信，陈钧德的经历不是独居孤岛的鲁滨逊式的故事，他是一面镜子，他身上映射着中国社会的变化，蕴藏着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。

## 家传影响

“世上最奇妙的是艺术。艺术都有密码，对俗人不公开的，所以俗人会看不懂。”在陈钧德的成长途中，甚至绘画生涯里，他一直对这句话耿耿于怀。

他第一次对艺术密码探究的思考，还是六七岁的时候。他随父亲去好友卢家伯伯家玩，调皮的他在卢家的客厅、书房、卧室乱窜，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。卢家伯伯一眼就发现，尽管这个男孩的双眼流露着对各种摆设的好奇，但他的视线在移向墙壁上一幅幅西洋油画的刹那间，眼睛陡然发出了异样光亮，显然，他的内心被那些绘画击中了！

卢家伯伯抓住了这样微妙的细节。他像是怕惊动一只小鸟一样，靠近他，轻轻问：“你喜欢画吗？”男孩站在凳上，踮起脚尖，着魔般仰首盯着墙上的西洋画，默不作声，却以出神的凝望，做出了清晰无误的回答。

此时的卢家伯伯得意扬扬，他神差鬼使般，指着满屋子悬挂的油画，对男孩说了一句看似无厘头的话：



世上最奇妙的是艺术。艺术都有密码，对俗人不公开的，所以俗人会看不懂。

这番话对男孩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可以说，从那天起，陈钧德歪着脑袋就开始思考：“艺术是什么？”这问题几乎牵引了他的人生方向，伴随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。

卢家伯伯是干什么的？说起来，他的职业与狭义的艺术毫无瓜葛。

他是一位医生，从德国留学归国的医生。他的专业素养是对人体的骨骼、器官、疾患有精细的了解，人体哪个器官或哪一路神经出现故障，表现出怎样的症状，如何对症下药，他是德国派专家，他的医术与德国制造业的精密文化一脉相承。

他与陈钧德的父亲是来往频繁的“把兄弟”，经常出入陈家，也给陈家孩子医治过天花。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天花仍旧是个联系阴阳两界的顽症，卢家伯伯医术再高明，也没有遇到过像陈家这样，陈钧德和两个哥哥一起患上了天花，兄弟仨脸上、身上布满了繁星般的红点，还伴有高热，满嘴胡话。奶奶和父母都急坏了，用宁波土法把几个孩子相互隔离，还用冷毛巾敷在他们额头，担心高热烧坏了孩子的脑子。危在旦夕的那一刻，送医院根本来不及了，只能将卢家伯伯请来医救，结果，陈钧德的大哥第一个脱险，作为老三的陈钧德险些夭折，而“老二”未能抢救过来。哪个母亲忍受得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这么死去？陈钧德的母亲发疯似的，冲上去揪住卢家伯伯的衣服，猛扇耳光，失声恸哭，而全然不顾卢家伯伯是被请来“帮忙救治的”。

这个情景，让幼小的陈钧德懂得，生命多么脆弱，死神随时会降临，哪怕医术再好的留德医生能招之即来，但对于人与死神的赛跑，却是无济于事的。